

楔子 不小心聽見祕密

夜風蕭蕭，冷得都攢進骨子裡。

林沅楚沒披上大氅，只穿著單薄的水色衣裙就匆匆跑出屋子追貓，一個沒留意，竟誤入主院。

「我怎麼跑來這兒了？」她喃喃自語，見貓兒繼續跑，不禁著急起來，「貓兒，我們不能來這……」

貓哪會乖乖聽話，一溜煙的鑽進前面一處草叢裡。

林沅楚口裡唸了聲糟，也只能硬著頭皮鑽進草叢裡找貓，草叢裡有個狹長的通道，她趴在草上，藉著天上的月光找貓，緊隨著貓的蹤影，經過左邊的圍籬、小路、狹小的牆縫，終於她捉到貓了。

林沅楚抱著貓抬頭一看，猛地嚇了一跳，自己竟跑來這個她不該來的院子裡，四周有好多護衛，而她因身處在一間屋子後方，樹叢掩住了她的小身板。

為免被發現，林沅楚決定照著原路離開，卻在經過一扇窗子時不經意看見屋內有兩個男人，其中年輕男子她不認識，長得俊美，穿著尊貴不凡。

「皇上將那起案子交給大理寺少卿偵辦，那人剛好是我熟人的兒子，他辦案很用心，卻不知變通，凡事都要追根究柢，這要是被他查到，會有點麻煩……」

「聽起來這個人會妨礙到我的計劃？」

「倒是不會，只是就這麼除去他太可惜了，那年輕人很有能力，若能將他納為己用最好不過，當然，他若是執迷不悟、不肯聽話，屆時再清掉他這顆小石子也不是件多費力的事。雍王爺請放心，我絕不會讓他妨礙到您的奪位大計的……」

屋內交談的字句冷不防地入了林沅楚耳裡，聽得她額頭冒汗，背脊發涼。

老天！她聽到什麼？屋內那位年輕公子居然是個王爺，奪位大計的意思是……要造反篡位嗎？他們還提到大理寺少卿……澈哥哥在大理寺擔任的不就是這職位嗎？

要是他不肯聽話，就要清掉他這個小石子，是指要殺了澈哥哥嗎？

不！林沅楚太過震驚，身子一時不穩往前傾，結果踩到地上的樹枝，啪的一聲。

「是誰躲在外面？」屋內馬上傳來一道沙啞的怒喊聲。

慘了，被發現了！林沅楚拔腿就跑，但跑沒幾步，飛快奔來的護衛將她團團包圍住。

「四小姐怎麼是妳啊！」為首的護衛持著油燈，在看到林沅楚時面露驚詫，接著朝後方走來的五旬男子稟報。

一身華衣、身材中等的男子看到她時，感到意外，卻也鬆了口氣，至少不是有外人入侵。他冷聲訓斥她，「真是放肆，什麼不學無術，愈來愈沒規矩！」

外面的人都當他是個好官，但林沅楚知道他對自己有多麼冷酷無情，從不施捨她一點點親情，教她從小就怕他，她不知道澈哥哥若不如他所願，他會用什麼計謀害澈哥哥，她一定要提醒澈哥哥小心提防他。

「妳被禁足了！」男子轉而對護衛下令，「把四小姐帶回房，好好盯著，別讓她

踏出房間一步！」

護衛們領命向她步步近逼，林泚楚心慌不已，懷裡的貓兒兇狠的喵鳴一聲，突地從她懷裡跳出，抓了離她最近那名護衛的臉，那人痛得哀嚎大叫，嚇住在場其他人，林泚楚已顧不得貓去哪，她趁機轉身逃跑。

「還愣著做什麼，快去追！」男子大喝。

林泚楚跑得更快，要是被禁足，她就不能去警告澈哥哥了，她絕不能被捉住。要從哪裡逃呢？大門和後門有人看守她一定逃不了……對了，後花園那裡有個還沒修補的狗洞，她可以從那個狗洞鑽出去。

她故意藏身起來好用掉護衛，見他們往其他方向追去，才繼續跑，跑到一半，愕然發現臉龐溼了，才發現下雨了，而且愈下愈大。

「四小姐就在前面，快捉住她！」

被發現了！林泚楚告訴自己要跑得快一點，就在前面，只要步下前面的台階，就可以抵達後花園，離開這棟宅子，去通知澈哥哥。

轟隆隆！闌黑的天際先是閃電，再打下巨大的落雷，林泚楚狠狠嚇了一跳，整個人頓時失足從台階上摔在地上，失去意識，就見鮮血漸漸地染紅她的額、她的髮……

## 第一章 這隻女鬼不尋常

一名年約十六、七歲，穿著水色衣裙，有張白淨娟秀臉蛋的小姑娘，正站在一戶頗為氣派的府邸大門前，瞪大黑白分明的雙眸，仰望著那大大寫著邢府的匾額。為什麼她會來到這個地方呢？

她不知道，待她有意識時，便站在這戶人家的門前了。

小姑娘望向大門前的兩名護衛，有如兩尊門神，看起來好兇，奇怪的是，他們一直都沒發現她，她有矮小到讓人看不到她嗎？

她沒勇氣向他們搭話，心想，沒注意到她最好，因為她想偷偷溜進這戶人家。不知怎地，有股強烈的直覺告訴她，她非來這裡不可！只是……來這兒做什麼呢？

她想不起來，只知道她一定要進到這個家，見護衛始終沒有注意到她，趁著有人進出，她尾隨溜了進去。

起初，小姑娘還覺得擅闖私宅沒被發現很刺激，逛起這座宅邸，看看風景，看看池裡的魚兒，好不愜意。但在過了半個時辰後，她遇上一些路過的丫鬟，雖然她一見她們就躲起來，但其中有幾人和她正面迎上，她根本來不及躲，可她發現，她們見到她這個入侵者竟然絲毫不見驚恐，這才開始驚覺不對勁。

她們為什麼沒有反應？就好像……看不到她！

看不到！小姑娘驚慌地看到前面有一批丫鬟朝她走來，這次她沒有閃躲，而是正大光明的走到她們面前，迎向她們道：「幾位姊姊……」

丫鬟們有說有笑，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，與她擦身而過。

她一愣，回頭跑到她們面前，朝她們招手道：「姊姊們，妳們看不到我嗎？我在跟妳們說話啊！」

丫鬟們完全沒有反應。

她仔細看著她們，發現她們眼裡根本沒有她，且就這麼穿過她的身體。

小姑娘大受打擊，她竟被穿過去了！她們看不到她，所以……大門的護衛也看不見她，不！這怎麼可能，怎麼會有這種荒唐的事！

她跑出大門，朝著門外駐守的護衛揮著手大喊，「這位大哥，我在這裡啊，看看我！」

沒有反應。

她心急如焚的又跑到大街上，那兒林立著各式各樣的店鋪和攤販，有好多人在逛街，有說有笑，她跑到他們面前，朝人隨口問道——

「這位大嬸，妳看得到我嗎？」她朝一名大嬸揮手。

那名大嬸理都沒理她，只顧著跟旁邊的人說話。

她蹦蹦跳跳的跑到另一邊，「這位大叔，你看得到我嗎？」

那位大叔當著她的面轉過身，走到攤販前買東西，也沒理她。

「糖葫蘆啊，好吃的糖葫蘆啊……」

她著急，跑到賣糖葫蘆的小販前說：「這位大哥，你聽得到我說話嗎？拜託你看看我，我就站在你面前，在對你說話啊！」

「糖葫蘆，好吃的糖葫蘆啊……」那位小販依然大聲的朝人群吆喝，沒理她。

接下來她又朝好幾個人說話，嗓子都快喊啞了，卻依然沒有得到一點回應，她沮喪極了，沒有任何人看得到她。

忽然，前方湧來一群人，魚貫穿過她的身體，她露出驚慌的表情，只說出一句話——

「我……已經死了嗎？」

因為她已經死了，成為鬼，才沒有人看得到她，且能穿過她的身體。

但既然她是鬼，為什麼可以佇立在大太陽底下？不怕魂飛魄散嗎？

小姑娘很害怕，開始去想，自己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副樣子，但，她想不起來。

那她叫什麼名字、家住哪，她腦袋一片空白，完全想不起來，她究竟是誰？

小姑娘依然沒想起自己的名字，茫然地在街道逛了一圈後，最後回到邢府大門前。為什麼回到這裡？

因為她無路可去，因為在她的腦海裡，有一股強烈的念頭告訴自己，她非留在這個地方不可，所以她回來了。

盯著眼前的大門，既然人們可以穿過她的身體，也許她可以……

她一試，當真能穿進門內，這大概是她變成鬼之後，唯一感到有趣的事。

白日一整天，她就在这座府邸裡遊走，挖掘她當女鬼的潛能——她可以穿進所有的屋裡玩耍，沒有人阻擋她；她也可以飛起來，飛得很高，甚至飛到屋頂上看風景；雖然她無法碰觸物體，但她可以動用念力取物，真的好好玩。

白天玩樂的她並沒有想到，入了夜會變得那麼可怕，這座府邸裡居然有鬼！

她從小就怕鬼，那些鬼都陰白著一張臉，令人看了毛骨悚然，有些鬼因死狀奇慘，不是吐著舌頭就是掉出一顆眼珠子，朝她陰恻恻的笑，太嚇人了，嚇得她立刻跑出邢府。

豈料，外面更壯觀！

她含著淚，明明她都變成鬼了，為何還會怕鬼？

那、那是什麼？

她看到一團黑黑、長得像人的鬼，渾身都是濁氣，看到她雙眼倏地變得晶亮，朝她咧開了血盆大口，發出恐怖的聲音——

「看起來很美味，一定很好吃……」

它……它……要吃她？

她嚇得馬上飛進邢府，那隻鬼後腳跟上，這恐怕不是一般的鬼，是惡鬼，因為府裡其他鬼看到它時也都驚得飛快閃避。

它將她視為獵物，對她窮追不捨。

「救命啊——」小姑娘哇哇大叫。

經過迴廊時，前方有幾個丫鬟一道走來，但沒人看見她，更甬提追在她後方的惡鬼了。

繞了好幾圈，最後她躲進了一間房間裡，終於沒見到惡鬼追進來。

這裡安全吧？她稍微喘了口氣。

「找到妳了。」極度陰森的嗓音在她後腦杓響起。

她嚇得僵住身子，不用回頭看也知道那隻惡鬼正朝她張開血盆大嘴，她馬上逃出房間。

「好香的味道……別想逃……快讓我吃掉……」

不跑的是傻子！

小姑娘使勁的逃，此時她真慶幸自己可以用飛的，一下子就能把惡鬼甩在後頭，只是，惡鬼的速度也很快，她一刻都不能停歇，只要慢一點就會被趕上。

在這時，她看到前方又有一批人迎面走來，為首的是個年約二十四、五歲，相貌俊美，眉宇間帶著孤傲的男子，她一看到他，心口強烈一震，對他有著一股莫名的熟悉感，可她卻想不起他是誰。

令她吃驚的是，她與他眼神對上了。

他看得見她？

「別跑，我要吃掉妳……吃掉妳……」

快被追上了！小姑娘害怕得不得了，本能的飛向那個男子，躲在他身後，尋求他的保護，接著，她就見那隻惡鬼齙牙咧嘴的朝她衝來，然後在距離這個男子的十尺前，被男子身上一道金黃的強光給震開了，惡鬼痛得不敢再靠近男子，乾脆閃得老遠。

「咦？怎麼回事？」惡鬼居然會怕這個男子，那一股金黃強光是什麼？難道是男子有什麼法力？

發現男子轉看向她，目光就定在她身上，她朝他露出一記感激的笑道：「這位公

子，謝謝你救了我一命，你好厲害，惡鬼要吃我，可它一碰見你，就被你身上的強光給嚇跑了！還有，你也是我今天一整天以來，唯一一個可以看得見我的人，我真是太感動、太高興了！」她開心的在他面前手足舞蹈起來。

邢澈看著眼前舉高手、跳著圈圈的女子，疑惑的忖道，府裡何時有這個人，身上穿的衣著不像是府裡的丫鬟，而且她嘴裡還嚷著什麼惡鬼要吃她，卻被他身上的強光給嚇跑，還說他是今天唯一一個可以看到她的人，她是在說什麼奇怪的話？在他開口想詢問她是誰時，他的小廝阿朋詫異的開口——

「少爺，你怎麼突然轉身？你在看什麼？不走嗎？」

「少爺，你是在看前面的什麼？」王總管也狐疑，怎麼少爺一直盯著前方某一處看？

「你們都沒有看……」見嗎？邢澈沒有把話說完，在他面前明明有個姑娘，沒道理他們都沒看到，之前這個姑娘突然急奔來躲在他後面，又朝他說了一連串莫名其妙的話。

王總管和阿朋面面相覷，都覺得少爺很古怪，在他面前分明什麼都沒有。

王總管不敢隨意猜測，說道：「少爺，您這兩天都待在大理寺忙，沒回來，是不是太累了？我已經差人備了熱水，今晚您沐浴完，用了宵夜後就早點歇著，別再看卷宗了，老夫人把您交給我，我可得把您照顧好才行，您若病了，我要如何向老夫人交代？」

三年前，當任大理寺卿的邢老爺遭仇人報復行刺身亡後，老夫人就像是失了主心骨般，整個人憔悴不已，最後到山上帶髮修行。

而少爺是獨子，老爺出事，老夫人又不在，邢府只剩下他一個主子，原本個性就孤僻的他變得更冷漠，將精力全用在公務上，成天待在大理寺辦公不回來是常有的事。

雖說他冀望少爺有天能像老爺一樣做到大理寺卿這個位置，但他真怕少爺還沒當上就累出病來。又因為少爺不結黨營私，一向光明正大，他也怕少爺辦案辦過頭，得罪人，像老爺一樣遭仇家暗算。

當然礙於他的身分，他的擔憂不能說，只能把老夫人搬出來，至少讓少爺好好休息，別累壞身子。

邢澈以往聽王總管關切的話語只覺得嘮叨，今天卻感到十分受用，也是，他這兩天忙著了結一樁案子，肯定太累了，眼花了，才會看到幻覺。

在大理寺辦公的他，常要偵辦許多案子，由刑部接手離奇的案子也不少，但他凡事講求證據，眼見為憑，從不信怪力亂神，他相信他剛剛看到的一定是幻覺，等他休息後就會恢復正常。

「好，今天我就早點歇息。」邢澈跨出步伐往前走。

「是，少爺宵夜想吃什麼？」王總管跟上前去問，阿朋和其他幾個服侍的下人也一同跟上。

咦？他就這麼走了？

小姑娘看著他們一行人離開，馬上追了過去，擋在邢澈面前道：「公子，你看得

到我對吧，今天一整天下來，就只有你看得到我……」

她戛然而止，因邢澈從她身邊大步越過。

明明看得見她，為什麼要裝作沒看到呢？

是因為察覺到她不是人，才故意裝作看不見嗎？

看著那愈走愈遠的頎長身影，小姑娘不想放棄，她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能看見自己的人，也許普天之下只有他看得見她，她一定要請求他幫她。

她失去了記憶，不明白自己為何會站在他家門前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去的，連自個兒的名字都想不起來，茫然無助的她，只能捉住他這塊浮木。

小姑娘握緊雙拳，堅定的追了上去。

熱氣氤氳，邢澈浸泡在一個大浴桶裡。

外表看起來是個文人的他，卻一直有習武強身的習慣，練就了一身古銅色膚色，有著寬闊的肩、肌里分明的胸膛，此時的他，任結實的雙臂跨放在浴桶邊緣，閉目養神著。

這熱水真舒服，邢澈全身浸泡在熱水裡，輕啣了聲，感到渾身舒爽不少，王總管說的對，他真的是太累了，得好好歇息。

這時，從他左邊的牆面，有抹穿著水色衣的幽魂悄悄穿牆而入。

她東看西看，人在哪裡呢？

她飛過屏風，看到美男出浴，臉紅的叫了聲，「公子，你怎麼在沐浴！」她馬上轉過身雙手遮住自己的眼睛。

邢澈浸泡這熱水很舒服，消除全身的疲勞，卻突然聽見說話聲，掃了他的興。

是他的幻覺嗎？怎麼會有女人的聲音？

當他睜開眼，果然看到在他面前有個貨真價實的女人。

這女人一身水色衣衫，不就是之前在外面看到的那個女人！

「妳是怎麼進來的？」他驚駭問道。

在浴桶前的小姑娘原本捂著雙眼，聽他這麼一問，示範一次給他看，「我、我是像這樣從門穿進來的……」

她穿出屏風，又穿進屏風，一對上他精實的胸膛，她害羞的捂住眼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公、公子，對、對不住，我不知道你在沐浴……我、我不是來偷看的，我只是想跟你說幾句話，可以嗎？」

她一邊遮眼一邊又從指縫中看他，希望他能點頭，竟見他當著她的面閉上眼。

為何閉眼？是在逃避看得到她這隻鬼嗎？

她氣餒不已，「公子，你別怕我，別裝作看不到我，我雖然是鬼，但是隻好鬼，我不會加害你的，我只是想尋求你的幫助罷了。」

邢澈以為他看到的是幻覺，因為太疲累而產生幻覺，才會看到眼前這個女人穿進屏風裡。

然而浸著熱水，消除大半疲累的他，此時腦袋清明，雙眼明亮，他真的看到她的

身子穿過了屏風，連閉上眼，他依然聽得見那吱吱喳喳的聲音，讓他不得不相信一件事——

他真的撞鬼了。

但，就算她是女鬼又如何？他一點都不想和妖魔鬼怪打交道，不聽不聞不問是最好的方式。

邢澈驀地睜開眼，見她仍在，視她為無物的從浴桶裡起身，立即惹得小姑娘哇哇叫，捂住眼轉身背對他。

邢澈向來不愛在沐浴時有下人侍候，他隨手從衣架上撈起早備妥的乾淨布料擦身，再捉起衣服穿上。

小姑娘猜他穿上中衣了，這才敢轉過頭，小小聲抱怨，「公子，你要從浴桶裡起來也要說一聲，我好歹是個黃花閨女……呃，應該是吧，我還沒嫁人吧？」她自問自答。

聽見她說個不停，邢澈漠視她，繼續穿衣服，套起外衣。

她偷偷覷了他一眼，他真的不理她，當真不理她，他真的真的不理她……

她見他繫好衣帶，踏出門，馬上追了出去，「公子，不要不理我！」

此時，邢澈在房裡享用宵夜。

可惜，在他面前多了個不速之客。

小姑娘眼巴巴的看著他，更盯起桌上香噴噴的肉粥。「看起來好好吃，可是我沒辦法吃東西，而且我一點也不餓，變成鬼都是這樣的嗎？」

邢澈依然沒理她，他一邊吃粥，一邊順手翻看卷宗。

雖說要好好歇息，但在睡前他習慣看個卷宗再睡，這是他改不了的毛病。

小姑娘見他依然無視她的存在，只能努力用誠心打動他，「公子，請你幫幫我！我是認真想請你幫忙，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等我有意識時，就站在你家大門前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，來你家為的是什麼，我失去記憶，什麼都想不起來了……」

有阿朋在一旁侍候，邢澈當然不可能回她的話，他八風吹不動的繼續翻他的卷宗。唉！他還是不理睬她。

小姑娘乾脆挨到他身側的位子坐下，用著一雙可憐兮兮的大眼睛望著他道：「公子，我什麼都想不起來，一整天下來，就只有你看得到我，我只能求你了，既然你能從惡鬼手中救了我，不妨就好人做到底，再幫我一次……」

太近了。邢澈抬眸冷瞪她一眼。

好兇！她怕死了，大退一步。

阿朋也怕死了，以為少爺在瞪他。

邢澈看到阿朋驚恐的表情，淡淡的道：「不是在瞪你。」

阿朋忙看了看身後，那麼是在瞪誰？

邢澈把宵夜吃完了，走動了下，便準備歇下。

他一躺上床，就見女鬼又來了，正坐在床尾，瞪大著一雙可憐兮兮的大眼看著他。

「公子，拜託你幫幫我的忙……」因為怕他，她躲在床尾。

「滾開！」邢澈冷冷的吐出這兩個字。

阿朋嚇到了，只差沒下跪，「少爺，我犯了什麼錯？」

邢澈淡淡的瞥了他一眼，「不是在說你。」

那是在對誰說話？阿朋望著無人的床尾，心裡不禁發毛了起來。

邢澈向來早起，今天也不例外，只是他意想不到的，一覺醒來，翻開被子要下床，竟見床尾有個姑娘坐著那呼呼大睡。

邢澈蹙起濃眉，這女鬼還真是糾纏不清。

瞧她睡得香甜，張著嘴巴，都流下口水了，心想，真有這樣的女鬼嗎？

他無法忍受她待在他床上，大聲叫醒她，「馬上給我起來！」

被吵醒的小姑娘揉了揉眼，打了記哈欠，才和邢澈對上眼，傻傻笑道：「公子早。」

她伸了伸懶腰，「沒想到鬼也會睡覺……」她感覺嘴角溼溼的，擦了擦，窘極了，「還會流口水，呵呵呵。」

邢澈眼皮抽了抽，一字一字厲聲下令，「現在馬上離開我的床！」

見他生氣了，小姑娘的瞌睡蟲頓時全散了，她馬上跳下床，張著無辜大眼看著他道：「公子，我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爬上你的床睡的，是因為你府上真的有很多鬼……我昨晚一踏出你的房間又撞鬼了，那惡鬼也在，虎視眈眈的想吃掉我，但只要待在你身邊，有你的金光護身，惡鬼就不敢靠近我，我只好挨在你床邊，沒想到我會睡著，還不知不覺的爬上床睡……」

什麼有他的金光護身，惡鬼就不敢靠近她？更奇怪的是，她明明是鬼，居然還怕鬼。邢澈聽了嗤之以鼻。

「別靠近我。」他警告她一聲，便踏出內室。

小姑娘愣了一下才後知後覺想到什麼，開心的追上去，「公子，你剛剛在對我說話對吧，你還說了好幾句，太好了，你終於願意跟我說話了。」

都說了別靠近他，她沒聽見嗎！

邢澈真覺得這女鬼吵死人了，要裝耳聾都難，他只能盡量忍耐，不隨她起舞，要是不小心回了話，會被人當成自言自語。

他喚了阿朋準備洗漱水，欲脫下袍子更衣。

小姑娘看到他要脫衣服，臉一紅，很快地穿出房門。

一會兒，她見他踏出房間，才隨之跟上。

怎知，他不是去用早膳，而是到練武場，還是打著赤膊練劍！

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視……小姑娘遮住雙眼，在心裡害羞的念著，但仍忍不住偷偷張開指縫看，不得不說，他穿著衣服時看不出來，胸膛可是練得很結實精壯。

邢澈練著劍，練到一個段落停下來，恰好看到女鬼正偷偷瞟著他，他微蹙起眉頭，倒不是因為她在偷看自己，而是因為困惑，雖然還不到巳時，但太陽都出來了，



曬在身上很暖和，而她……為何還能站在太陽底下？

邢澈多看了眼她的腳邊，沒有影子。

小姑娘偷看被他捉包，也只能移開雙手，大大方方地看了。最後，她鼓起勇氣走向他，既然要請他幫忙，得先跟他示好，套好交情。

邢澈看她靠近，冷不防地耍起劍來，長劍直直逼近她又倏地收回，嚇得她白了小臉捂住胸口。

他、他、他是存心的吧！

她知道自己的糾纏有多麼惹他厭惡，但，她必須靠近他，不只是因為他是唯一看得見她的人，還因本身對他的在意，她總覺得他們是認識的，自己對他有著既熟悉又特別的感覺，一見到他，心口便莫名的急速跳動著，直覺告訴她，她的魂魄會來到這座府邸跟他有關，她想知道自己是誰，就必須要攀住他。

邢澈練了半個時辰的劍後，到浴間沖澡，她在門外等候。他一踏出門，她便跟著他，他用早膳她看著他吃，膳食之豐富，只差沒讓她流了口水，接著他上書房她也跟著，就待在他案桌旁，對著他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。

「哇，公子你的字好好看，該這麼形容呢，就是蒼勁有力，要是我能寫出那麼好看的字就好了……」她試圖想握筆，卻握不住，惋惜道：「都忘了我不能提筆寫字。」

見他看卷宗看得專注，她忍不住湊過頭來好奇的問：「公子，你在看什麼卷宗？看得那麼入迷，可以跟我說說嗎？」

邢澈絲毫不理睬她，僅用銳利的眼神瞪著她，明示她太吵，要她住口。

被他瞪得她背脊都涼了，但想到他又碰觸不到她，拿劍也砍不到她，她根本不必怕他。

小姑娘從早上纏他到下午，他一句話都沒對她說，她仍不放棄。

望著書房內的一面書牆，小姑娘對他說：「公子，你有好多藏書喔，可以借我看嗎？」

唉！還是不理她。

「那我只好自己拿了。」她使用念力，想取下一本書，因控制不好力道，啪的一聲，書直接掉落在地。

阿朋一直待在書房裡服侍邢澈，替他磨墨、倒茶、搧風，乍見書本莫名從書架裡掉下來，他被嚇得跳了起來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少、少爺，書、書從書架上掉下來了。」

「書掉下來不會撿起來嗎？」邢澈蹙眉開口，嫌他大驚小怪。

「可是……又沒有人去碰，書怎麼會自己掉下來？」阿朋驚恐不已，想到從昨天晚上少爺回來後就變得怪裡怪氣，很像是中邪。今天在寫字看卷宗時，也不時抬眼瞪人，讓他不禁懷疑，這書房裡是不是有鬼……

「胡說八道，只是書沒收好才掉下來。」邢澈斜睨了他一眼斥道。

「是嗎？」阿朋看主子說得這麼正氣凜然，心忖，真的是他想太多了嗎？

「公子，對不住，我還不太會控制念力，書才會不小心掉下來……」小姑娘朝邢

澈道歉，看到書掉在地上，覺得心疼的想將它撿起來。

結果，她一有這個念頭，那本書立即飄浮在半空中。

阿朋撞見這一幕，嚇得瞠目結舌，臉都白了，「少爺，有鬼！這屋子裡有鬼啊！」說著，他三步併作兩步的衝出書房。

看著阿朋逃跑，小姑娘深感愧疚，「公子，我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嚇他的……」邢澈並沒有回應她，自己倒茶卻發現茶壺是空的，阿朋也喚不回來，他終於忍不住深深地吐了口氣。

昨天他結束了一樁案子，但在前幾天皇上召見他入宮，命他查辦一起貪汙案，所以他一結束上個案子後，馬上投入這樁案子。

貪汙案並不稀奇，在江陵國，每年都有因貪汙受賄被關、被砍頭的官員，但在這樁貪汙案裡，捉到的三名涉嫌貪汙的官員都畏罪自盡，皇上認為內情不單純，不想讓刑部就這麼結案，才會下令他調查。

今天他是休沐日，既然養足精神，又無事可做，乾脆待在家裡看這樁貪汙案的卷宗，先了解前因後果，再著手調查，結果他從早上一醒來到現在……真是吵死人了。

他瞪著眼前的女鬼，為什麼不是別人，而是他被這個女鬼纏住？且不是小說裡豔麗無雙、吸乾男人精力的女鬼，而是個吵死人的小女鬼？

他瞪她，他竟用這麼鄙視的眼光看著她，肯定在心裡說她的壞話。

但她是不會退縮的！小姑娘挺起胸，與他對視。

邢澈從她那烏黑的雙瞳裡，看到堅韌的意志力，她似乎想糾纏他死方休。下一刻他離開座位，踏出書房，想甩開女鬼到外頭透透氣，不想再看到她。

小姑娘立即追了過來，在他背後大喊，「公子，你別想逃走！」她一下飛到他面前，為了展示她的決心，又示範了一次穿牆術給他看，朝他堅定的道：「公子，我可以穿牆又可以飛天，無論你逃到哪去，我都有辦法找到你！」

「我用得著逃嗎？」邢澈朝她冷笑丟下一句，然後大步往前走。

他要做什麼？

小姑娘心吊得高高的，有種不妙的預感，她好像真的惹毛他了，可為了達到目的，她忐忑的跟上去。

前方，王總管迎面走來，拉著逃跑的阿朋一道而來，一見到邢澈便開口道：「少爺，這小子滿口胡說八道說你書房裡有鬼，要我找道士來驅鬼，我已經罵過他一頓，教他不准亂說話。」

「不，是真的有鬼……」阿朋一臉恐懼，還想逃跑。

王總管揪住他的耳，氣惱道：「你還敢當著少爺的面亂說話。」

「是真的，我親眼看到書自己掉下來又飛起來……」

「你還胡說！」王總管揪著他的耳，朝邢澈和氣地笑道：「少爺，這小子我會好好教訓他，我先派上別人來服侍你。」

邢澈眼見王總管要把阿朋帶走，道：「王總管，我正要去找你，阿朋說的沒錯，在我身邊真的有個女鬼，從昨晚到今天在我身邊喋喋不休，糾纏我一整日了，去

請個道士來吧。」

此話一出，王總管嚇壞了，左右張望著，「什麼？真有女鬼纏著少爺？在、在哪裡？」

女鬼本人倒抽了口氣，她真的聽見了驅鬼兩個字，顫抖著食指指向邢澈道：「公子，你當真那麼狠心想找道士收了我？」

邢澈對上她勾起一笑，這還是他第一次朝她笑得那麼和顏悅色，讓她心頭一顫，接下來，她聽見他無情的回答——

「當然要收了妳，妳真是太吵了，有妳在，我就永無寧日。」

邢澈雖撂下狠話，但其實是好意，想讓道士幫這女鬼超渡。

他確實不想和妖魔鬼怪打交道，對女鬼避而遠之，但從昨晚到現在，他也看得出來她並沒有害人之心，畢竟哪有像她膽子那麼小，一被他狠瞪會瑟縮成一團，睡覺還會流口水的女鬼？

再者，在他聽到她一遍遍述說自己失去記憶，希望他幫她，身為朝廷命官的他，對於有困難的百姓都會伸出援手了，對於一個有求於他的女鬼，在聽到她聲聲的懇求後，他無法置之不理。

當然絕大原因是她太吵了，他被她纏了一整天煩到不行，想讓耳根子清靜，才會想請道士來，他盼望道士能盡早超渡她，好讓他早日恢復往常平靜的生活。

## 第二章 大壞蛋變大好人

隔天，待邢澈下朝時，王總管很快的找來據說是京城裡法力最高強的徐道長前來一趟，為了不引起下人們的恐慌害怕，只說是來看風水的。

徐道長留著一頭白髮，還有長長的白鬍子，看起來很慈祥，但一雙眼很是銳利，好似什麼都躲不過他的火眼金睛。

小姑娘害怕的吞了吞口水，她不知道邢澈真正的打算，真以為他找來道士是要來收了牠，牠一直拚命逃，最後在花園裡被捉到，牠含著可憐兮兮的淚水，瞪視著邢澈。

牠真是個大壞蛋！牠苦苦哀求牠幫牠，牠卻找來道士想收了牠！

牠會落得魂飛魄散，永世不得投胎的下場吧！

小姑娘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，如今就要死第二遍，牠真的不甘心，既想不起自己的名字，也不知牠家在何處。

徐道長注視著眼前女子好一會兒，才轉身朝後方的邢澈搖頭道：「邢大人，牠是生靈，貧道沒辦法幫牠超渡。」

「生靈？」邢澈感到詫異。

王總管和躲得老遠不敢靠近的阿朋也都露出不太能理解的表情。

徐道長解釋道：「也就是這位姑娘還活著，只是她的魂魄因為某些因素，例如出了意外還是病了，暫時離開她的肉身。」

因為牠是生靈，才能在大白天現身，不怕烈陽？邢澈望向大白天中牠那清晰可見的靈魂。

小姑娘開心的大嚷，「太好了，我還活著！我不是鬼！」

徐道長瞧她那麼開心，揚起和藹的笑道：「小姑娘，邢大人請貧道來，是來助妳超渡，讓妳早日投胎的，現在知道妳是生靈更好，貧道可以助妳回到肉身裡。」原來他找上道士是想為她超渡，讓她早日投胎，不是要收了她，讓她魂飛魄散？小姑娘望向邢澈，原本眼裡寫著他是大壞蛋，現在她看他的眼神變成他是大善人、大好人。

「公子，謝謝你這麼為我著想……」她眼眶含淚，感激涕零的想奔向他。

「不過靠過來。」邢澈警告的瞪她，他想幫她是一回事，但絕不接受她靠近他一步。

小氣！小姑娘被他一瞪，當然不敢靠近他，只敢在嘴巴裡小聲抱怨。

徐道長看著他們的互動覺得有意思，想著邢澈肯定跟這個姑娘有著特殊的緣分，要不怎麼別人看不到生靈，只有他看得到？

徐道長笑笑的捋了捋鬍子，朝眼前的生靈說起正事，「小姑娘，說出妳的名字，貧道可以為妳作法，讓妳順利回到肉身裡。」

小姑娘原本開開心心的，頓時啞口無言，「我……我不知道我的名字。」

「什麼？」聽到此話，徐道長驚詫。

她茫然無措地眨著眼道：「我不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事，等我有意識時，已經站在這座府邸的大門前，我想不起自己是為何而來，更想不起自己的名字、家在哪裡……」

「這可不妙，需要有名字才能替妳作法。」徐道長一臉嚴正的道。

邢澈蹙眉，想起女鬼曾經說過她失去記憶的事，沒想到會妨害她回到身體裡。

「那怎麼辦才好？難道沒有其他法子嗎？」小姑娘急切的問道。

徐道長搖了搖頭，「人要是失去記憶，會走失回不了家，得想起名字或被認識的人找到才能回到家，魂魄也一樣，需要有名字或知道其身分，才能回到肉身裡，貧道沒有通天本事能算出妳的名字，當然，也不是說沒有法子……」

徐道長對上她殷殷期盼他說下去的眸子，道：「有一種法術能強迫妳的記憶回籠，但那種法術貧道向來都是用在鬼魂身上，還沒用在生靈上過，恐會傷了妳的魂體，到時就算妳能回到身體裡，怕也不是原來的樣子，怕會變成痴兒……」

她猛地搖頭，「我不要變成痴兒！」

徐道長嘆氣，「所以只能等妳恢復記憶，妳得盡快想起自己的名字，生靈若脫離身體太久，元神會愈來愈虛弱，最後會消失無蹤，那真的會魂飛魄散。」

她嚇白了臉，握緊拳頭，「我一定會努力想起我的名字的！」

邢澈在一旁聽著，原本以為只要幫這女鬼超渡投胎就行了，豈知她竟是個生靈，還是個失去記憶的生靈，強施法術反而傷了她，看來他得好人做到底，幫忙尋找她的身分了。

王總管則在知道主子看到的是生靈，不是女鬼後，態度大大轉變，不再畏懼她，主動問起徐道長，「道長，這姑娘幾歲？生得如何？」

徐道長看著她的模樣回道：「才十六、七歲，看起來還沒嫁人，長得倒挺俏的。」

王總管聽說對方那麼年輕又長得俏，惋惜的道：「真可憐，跟我閨女差不多歲數，

還是個可愛的小姑娘，居然變成這個樣子……」

原本怕鬼的阿朋，知道自己不是撞鬼後也不怕了，走到前頭，對王總管說：「我妹子也是這年紀，到底是出了什麼事，魂魄才會脫離身體？要是想不起名字，豈不香消玉殞？」

「呸，胡說八道！這位姑娘會想起名字的！」

他們在談論的生靈本人也用力點頭附和，對，她絕對會恢復記憶的。

阿朋提議道：「對了，王總管，不如我們來幫這姑娘尋找家人，幫她畫個畫像，到市井街頭打聽她的身分，最近有哪戶人家的女兒出了事昏迷不醒的，只要能打聽到她的身分，就能知道她的名字，讓徐道長為她施法回到肉身裡。」

王總管贊同的點頭，「這法子好，就這麼辦，咱們幫她找家人。」

「那麼這段時間她就待在府裡，也能有個照應。」

「是啊，怎麼可以讓那麼可憐的姑娘流落街頭呢，一定要收留她……」

王總管和阿朋討論得好不熱烈，當事者聽了好不感動，一雙黑眸不禁含著淚，恨自己無法親自感謝他們。

徐道長幫著她將感激的話傳達給他們倆，頓時氣氛變得溫馨感人。

只有邢澈臉色不好看，他們兩人完全不把他這個主子放在眼裡，他也想幫這女鬼尋找家人，但，他有答應要留她在府裡嗎？還有，什麼有個照應，他們又看不到她，要如何照應她？

小姑娘發現邢澈臉上有著明顯的不快，水汪汪雙眸馬上瞅著他，懇求他道：「公子，你會幫我尋找家人，會讓我留在府裡，不會趕我走吧？」

徐道長見小姑娘討人喜歡，也為她說起話來，「邢大人，這位姑娘是個生靈，她的魂魄對妖魔鬼怪而言是最美味的食物，邢大人的陽氣強盛，妖魔鬼怪不敢靠近你，在姑娘還沒恢復記憶的這段日子，讓她留在府邸，待在你身邊是最安全的。」

「原來那道金光就是公子的陽氣啊！」小姑娘瞬間明白了，猛朝邢澈苦苦懇求道：「公子，外面的惡鬼想吃掉我，只有公子的陽氣能保護我，公子，我求求你，在我恢復記憶之前，讓我待在府裡，待在你身邊好嗎？」

邢澈只想說，留個女鬼在府裡真的不像話——好吧，她不是女鬼，但她也不是人，是個生靈，讓她待在他身邊飄來飄去的，成天朝他說話，他豈不是被吵得不得安生？

然而，在場四雙眼睛都直直看著他，殷殷盼著他開口答應，尤其是這小女鬼還用著她那雙可憐兮兮的眸子，苦苦哀求他，好似他不收留她，他就是這世上最冷酷無情的人。

可想而知，他想拒絕，自然是不成的。

匆匆過了十日。

邢澈一早醒來，心情惡劣，因為在他的床尾處，有個張著嘴巴流口水的小女鬼在那呼呼大睡。

正確的說，她是生靈，但對他來說，跟個糾纏他不方休的小女鬼沒兩樣。

這個小女鬼，他是收留她了，但並不代表他願意讓她夜夜爬上他的床。

邢澈見她睡得香甜，臉色冰寒的朝她低喝，「給我滾下床！」

床尾處原本睡得好好的小姑娘就這麼被他嚇得滾下床，好痛好痛……欸，並不痛？

她爬起身，看邢澈已踏出內室，想著糟糕了他又生氣了，忙追了出去，卻撞見阿朋端水來侍候他漱洗，知道他要更衣了，她非禮勿視的轉身背對他。

「公子，對不住，我知道男女授受不親，我不是故意又爬上床的，我記得昨晚明明是挨在床尾邊，沒想到會打起瞌睡，不知不覺爬到你床上，我以後不會了……」

邢澈看著她背過去說，說完後慌慌忙忙的穿出房間，唇邊勾起不屑的笑。

一個沒有實體的生靈竟在對他說男女授受不親？不管是鬼，還是女人，都不許爬上他的床！

阿朋在進房前當然有聽見少爺那一句「給我滾下床」，他探問的道：「少爺，鬼姑娘又爬上你的床了？」真是豔福不淺呀！

邢澈一看他的臉便知他在想什麼，冷聲警告，「再胡思亂想，我就打斷你的牙。」

阿朋嚇得忙捂住嘴巴。

洗好臉，更衣後，邢澈踏出房間，無視於一旁等候他的小姑娘，目不斜視的往前走，任她在後面追趕。

她怕他生氣，一邊跟著一邊朝他道歉，「公子，我知道你很困擾，但我真的沒有法子，一到晚上惡鬼就會出現想吃掉我，我真的好害怕，只能躲進你的房間，唯有寸步不離的待在你身邊，惡鬼才不敢靠近我，我也才能放心的閉上眼休息。公子，我答應你，以後絕不會再爬上你的床，冒犯你，我會乖乖的靠在床邊。」

徐道長的那一天，想順便為她驅除她最怕的鬼魂，他說這個家的門神不知何時跑出去遊玩不在了，加上邢家祖先慈悲，才會讓無依可憐的鬼魂們借住，只要超渡它們就好，而邢家祖先擋不了惡鬼的侵入，惡鬼才能夠恣意闖入。

令她絕望的是，就算徐道長消滅了府內所有惡鬼，在邢家大門上施了符咒，又重新安放了門神戒護，也無法完全杜絕惡鬼闖入，因她這生靈本身有著特殊香氣會招來惡鬼，而惡鬼吃了無數鬼魂壯大了力量，能無懼於符咒和門神的威力闖入，所以，她還是隨時有生命危險，要她怎麼辦才好？

想來想去，她只能巴著邢澈這個陽氣強盛的男人不放，與他寸步不離，好保住自己這條小命。

邢澈突然停下步伐，轉過身，對著她惡聲惡氣道：「妳都知道男女授受不親，妳這個姑娘家難道不覺得白日緊緊貼著一個男人，夜裡還和男人同房很羞恥嗎？」

她被他盯得頭皮發麻，鼓起勇氣道：「是，我覺得很羞恥，但比起被惡鬼吃掉，羞恥又算得了什麼？」

邢澈怒瞪著她，不發一語。

她再勸道：「公子，你就答應我這小小的請求，讓我待在你身邊，受你的陽氣保護吧！反正你是男人又沒吃到虧，其他人又看不到我，沒人看到我們同房，不會

損害你的名譽的……」

邢澈臉色不好的深深吐了口氣，然後轉身往前走。他怎麼更生氣了？他確實是沒有吃虧呀。

小姑娘不解他的反應，蹙著秀眉又追了上去。

「大白天沒有鬼，離我遠一點！」前方傳來怒聲警告。

她扁著嘴，什麼嘛，對她這麼兇，一點都不懂得憐香惜玉。

他別以為兇她有用，為了不被惡鬼吃掉，順利返回她的身體，她是不會放棄他這個充滿陽氣的護身符的！

該怎麼做他才會答應讓她跟在身旁，連夜裡也都能受到他的保護呢？

一回神，她看他已走得老遠，隨即追了上去，「公子，等等我。」

邢澈每日的作息都一樣，一早起來他會先練半個時辰的劍，再用早膳，然後搭著馬車到大理寺工作，或帶著屬下外出查案，回到府邸後他吃飽沐浴後，又會待在書房裡忙著，直到熄燈上榻，如此日復一日，枯燥乏味。

今天他是他的休沐日，他如往常般整日待在書房裡辦公。

這幾日，他都在查皇上交予他的貪汙案，這起貪汙案源起於三個月前，河南的河堤塌了，淹死了上百百姓，皇上一怒之下，要查明主因，進而發現河堤會坍塌是因為去年修河堤時沒用上最好的石材，以劣等石材魚目混珠，導致洪水來襲時不堪負荷的塌了。

修河堤的官銀足足有五千兩，撥給工部負責，所以最早是由工部尚書親自調查，查出其中涉案的官員總共有三名，原本要審問這三名官員好釐清案情，並尋出三人貪去的官銀，結果三人卻都留下遺書自盡了，說是有愧於死去的百姓，以死謝罪，人死了，那被貪去的銀子就這麼懸空消失了，刑部想查也無從查起，頓時成了懸案。

其實近年來官員貪汙案有好幾起，就算捉到犯人，但貪去的銀兩多半找不回來，不是花光了就是被搶了，沉入海裡，各種理由都有，而這起貪汙案會驚動到皇上，是上百個百姓因此喪生，皇上決定必須嚴查，殺雞儆猴，才不會再有這種憾事發生。

且皇上認為涉案的三名官員會不約而同的自盡，並不是畏罪自盡那麼簡單，懷疑涉案的另有其人，因為銀兩分配不均，有人黑吃黑，想獨吞這筆巨款殺了這三人，再偽裝成自盡掩人耳目，因此下令邢澈查個清楚。

而他一查辦這個案子，幾日內有了進展，捉到了那疑似黑吃黑而殺人滅口的官員，也查到了三名被殺的官員疑似被餵食了迷藥，再偽裝成上吊自盡的證據，但他覺得太過順利就被他查到了且捉到人，有點不對勁，像是背後有個幕後黑手在操控一切，為的是讓他盡早結案才丟出這個餌。

邢澈曾經懷疑過工部尚書是幕後黑手，畢竟修河堤的那筆銀子是撥給工部的，也是在工部尚書查案的期間，三名涉案官員自盡，不過，刑部接下這案子後曾查過工部尚書，確定工部尚書本身沒有涉案嫌疑。

但前兩天他見了工部尚書一面，當面問起這個案子，他感覺得出工部尚書迴避他

的眼神，似對他所有隱瞞，令他不得不懷疑，是誰對工部尚書施加壓力，讓他不敢多言。

加上刑部對於這個案子，一副想盡快結案的樣子，更讓他覺得這件案子不單純，或許真有幕後黑手在背後操控。

邢澈再查下去，竟查到這三人在生前疑似與右相王世綸有過勾結，右相與這樁貪汙案似也有關聯，好幾個在查的線索全都指向他。

新皇登基五年，比起清廉、擁有好名聲的左相林豐，右相王世綸曾鬧過賣官的醜聞，作風剛烈，和新皇有諸多衝突，加上查到的線索，邢澈將右相視為幕後黑手，似乎是再理所當然的事。

然而，邢澈卻感到奇怪，這麼巧，他所查的線索全指向右相涉案，若右相真的是幕後黑手，又豈會輕易的露出破綻讓他查到？難道，這是另一個餌？

邢澈閉目養神，他該找了解右相的左相林豐商議嗎？

說到左相，和他死去的爹是從小一塊長大，且義結金蘭的好友，更是他自小就認識，值得信任的長輩，左相是個好官，輔佐著新皇治國不遺餘力，時常為新皇和右相打圓場，照理說，他可以尋求左相的意見。

但邢澈卻覺得不妥，別說左相忙碌非常，不好打擾他，最重要的是，在真相還沒調查清楚前，不應隨便向他人透露案情。他需要的是查出更多確實的鐵證，不能單憑目前所查到的就認定右相是幕後真兇，也就是說，右相要查，他還得再尋找更有突破性的線索，是否還有其他人涉案。

總之，這樁貪汙案他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，絕不讓它成為懸案。

邢澈回想起自己父親的命案，就是樁懸案，與貪汙案也有關係。

在三年前，父親在搭馬車回程途中遭馬賊殺害，當時大理寺卿的父親正在查一起官員收賄案子，那名官員理所當然嫌疑最大，當然那名官員矢口否認，且沒有切確證據證明是他叫唆買兇，但有人瞧見他的親信與那幫馬賊有往來，最後那名官員被定罪了，因收賄和殺人罪被砍了頭，而在一個月後那幫馬賊離奇的被滅口，聽說是和另一幫馬賊惡鬥才全部慘死，但不禁令人懷疑真兇其實另有其人。

而且，在父親被殺的前幾天，父親日日似為什麼事正苦惱著，讓他不禁懷疑，父親是否介入了什麼事而被害死。

也因為這三年來他一直未能找到父親被殺的真正原因，對經手的案件，他總是追根究柢，幾乎將所有心力、時間都花費在查案上。

看卷宗累了，邢澈揉了揉眉心，暫且合上，先查另一個案子。他手上的案子可不只皇上委託他查的，還有大理寺分派下來的案子，那卷宗放在桌上有點遠的位置，他欲伸長手取。

這時，卷宗自己飄起來，移到他面前落下。

他當然知道是誰幹的，差點忘了她的存在。

「公子，白天你不在時，我都在練習用念力取物，進步神速，以後你要拿書還是什麼東西，我幫你拿，完全不用你自己動手。」小姑娘笑咪咪的說。

剛剛她還在苦惱，該怎麼做，公子才甘願讓她跟前跟後，甚至讓她進他房裡躲惡



鬼呢？

想了又想，她不是能用念力取物，她可以運用念力為他做事，侍候他，討好他，屆時他滿意了，自然就甘願讓她跟著，還樂意用他的陽氣保護她。想得美好，但現實是——

邢澈不太能接受看見東西在他面前飛這種怪異現象，也不想隨她起舞，沒有回應她，默默看起卷宗，突地他抬頭望了眼書架，起身想取案例來參考。

「我來！」她一看便知他是要找同類型的案例做參考，掃過他桌上那本卷宗上的標題，將書架上相關的卷宗用念力一一送到他桌上，「好了。」

邢澈瞅著那落在桌上五、六本卷宗，是他要找的案例沒錯，他不置一詞的坐回椅子。

「公子，我發現我識字，你說，我是不是大戶人家出身的大小姐？」她眨著大眼睛看著他問。

憑妳！邢澈鄙夷的瞟了她一眼，便低頭看卷宗。

別說她舉手投足間壓根不像是有受過教養的大戶千金，她身上的衣服料子也極為普通，她之所以識字，許是隔壁住的大叔剛好是私塾夫子之類曾教她。

什麼嘛！瞧不起人！

小姑娘嘟著嘴，但一會兒又笑了，擺出討好臉色，「公子，你看了那麼久的卷宗累不累？我除了可以幫你拿東西，也可以幫你消除疲勞喔。」

無事獻殷勤，肯定有鬼。邢澈這麼想著，就聽到她叫了一聲——

「公子，我來了！」

來什麼？邢澈抬頭一看，就見櫃子上一座木雕鳥飛了起來，他還來不及做出反應，就見那木雕鳥在他肩上敲打了起來。

「妳該死的，在做什麼？」邢澈震驚的朝她大吼，想躲開，但那木雕鳥依然穩穩的打著他的肩。

小姑娘運用念力讓木雕鳥敲打著他的肩，笑咪咪的道：「在幫公子你搥肩，你一定常感到腰痠背痛，用這個搥一搥，力道會不會太大？」

她真是好大的膽子，竟敢用木頭打他！而且還挑貴的木頭打他！

邢澈又想張口開罵了……不過，這搥打的力道還不錯，他的肩膀沒那麼僵硬，她做的比阿朋幫他按摩還要好——不對，他在想什麼？

邢澈馬上冷下臉來，正要開口要她住手時，阿朋泡好一壺茶前來，高喊道——

「少爺，我突然肚子痛，來晚了……」

他戛然而止，以崇拜的眼神看著木雕鳥敲打著自家主子的肩膀，喃喃自語，「太厲害了！少爺老是嫌我不會按摩，我怎麼沒想到可以拿這個敲……」

當邢澈聽見這句話，真想拿起這木雕鳥往他頭上敲。

「公子，我來幫你倒茶。」小姑娘停下手上的動作，讓木雕鳥回到原位，然後為邢澈倒茶。

只見茶壺飄在半空中，茶水如小瀑般倒入桌上的茶杯裡。

阿朋大喊，「鬼姑娘真是太厲害了，把這等功力練得爐火純青，教我太佩服了！」

聽他這麼說，小姑娘立刻運用念力移動桌上的毛筆，沾了墨在一張白紙上寫起字來——

謝謝阿朋哥誇獎。

「鬼姑娘的字也寫得好看。」阿朋讚美道。

毛筆又繼續寫下字——

哪裡哪裡。

邢澈傻眼，一人一魂居然用這種方式交談！「你們……在我不在時，都是這麼對話？」

阿朋點頭回道：「是啊，少爺，王總管跟鬼姑娘也是這麼對話的。」

邢澈抽了抽唇角，真虧他們想得出來。

「這茶葉好香，一聞就知是最上等的茶葉，為什麼我喝不到……」在倒完茶，小姑娘忍不住聞起茶香，要說當生靈最可憐的地方，就是看到好吃的她吃不到，每天看著邢澈吃著色香味俱全的膳食，對她而言，十分煎熬。

邢澈聽了差點笑出來，他怎麼能被這個小女鬼逗笑？馬上板起臉。

接下來一整天，小姑娘使出渾身解數討好邢澈，不管是倒茶、搧扇子，或是用膳時她替他夾菜，而邢澈總是冷著臉以對。

小姑娘毫不氣餒，心想也許是她做的不夠，也還沒能體會她的念力對他有多麼方便。

晚膳過後，邢澈繼續待在書房裡，這時有下人前來稟報，說是有大理寺的人來訪，邢澈馬上讓下人將對方請入書房。

「是這樣的，有一起殺人案要拜託大人調查。」

「怎麼會找上我？」一般殺人案多是由官府捕快接手，要不刑部也會派出人手捉拿歹徒，除非是特別難解的案子才會落到他手上。

「因為死者的身分特殊，是曾教導過皇上，已告老還鄉的前太子太傅陳堂，加上這案子邪門……」對方表情古怪，小聲道：「原本這案子是由官府查辦，調查了一個月，因死者冤氣太重，每每令負責辦案的人全身發冷，不堪負荷，後來病倒了，之後接手的人也疑神疑鬼，說被煞到，辦案不順，死者的妻子不信任官府的辦案能力，直接透過關係找上大理寺，才找上大人。大人，正氣浩蕩的你信邪，一定可以順利查明真相。」對方恭恭敬敬的道，誠心希望邢澈接下這個燙手芋頭。阿朋聽到命案現場有鬼，頓時嚇得臉色發白，真心希望主子不要接這個案子。

邢澈一臉泰然，眼神掃過桌上的卷宗，想起自己手上的案子還有好幾個，不過他並沒有拒絕這個請求，「知道了。」他朝阿朋吩咐，「去備馬車吧。」

阿朋見主子接下案子，縱然再擔心也只能領命去備馬車。

「謝大人，您真是幫了很大的忙！」那人感激不盡。

在邢澈踏出書房後，小姑娘萬分掙扎自己該不該跟上。

命案現場肯定會有死相淒慘的鬼，她一點都不想看到，但若能藉由她見鬼的能力，助邢澈一臂之力破案，他或許會為了感謝她的幫助，願意充當護身符讓她跟在他身邊。

為了不被惡鬼吃掉，晚上能安穩睡到天亮……她咬緊牙，決定跟上。

Crescent Family